

儒林外史

人民文學出版社

吴敬梓著

儒林外史

三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閑坐道人慌忙來報那個人又來了僧官就別了三位同道人出去問道人可又是龍三那奴才道人道怎麼不是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老爺你自去看僧官走到樓底下看茶的正在門口搨着爐子僧官走進去只見椅子上坐着一個人一副烏黑的臉兩隻黃眼睛珠一嘴鬍子頭戴一

頂紙剪的鳳冠身穿藍布女褂白布單裙腳底下大腳花鞋坐在那裏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那人見了僧官笑容可掬說道老爺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你且把轎錢替我打發去着僧官愁着眉道龍老三你又來做甚麼這是個甚麼樣子慌忙把轎錢打發了去又道龍老三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人看着怪模怪樣龍三道老爺你好沒良心你做官到任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不做大紅補

服與我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己戴了一個紙鳳冠不怕人笑也罷了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僧官道龍老三頑是頑笑是笑雖則我今日不曾請你你要上門怪我也只該好好走來爲甚麼粧這個樣子龍三道老爺你又說錯了夫妻無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僧官道我如今自己認不是罷了是我不曾請你得罪了你你好好脫了這些衣服坐着喫酒不要粧瘋做癡惹人笑话龍三道這果然是我不是我做太太的

人只該坐在房裏替你裝圍碟剝果子當家料理那有個坐在廳上的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說着就往房裏走僧官拉不住竟走到房裏去了僧官跟到房裏說道龍老三這喇夥的事而今行不得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大家都不便龍三道老爺你放心自古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僧官急得亂跳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吩咐小和尚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吃僧官急得走進走出恰走出房門遇着蕭金鉉三位走來

僧官攔不住三人走進房季恬逸道噫那裏來的這位太太那太太站起來說道三位老爺請坐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三個人忍不住的笑道人飛跑進來說道府裏尤太爺到了僧官只得出去倍客那姓尤姓郭的兩個書辦進來作揖坐下吃茶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就要走進去僧官又攔不住二人走進房見了這個人嚇了一跳道這是怎的止不住就要笑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僧官急得没法說道諸

位太爺他是個喇子他屢次來騙我尤書辦笑道他姓甚麼僧官道他叫作龍老三郭書辦道龍老三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你怎麼到這裡胡鬧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到別處去龍三道太爺這是我們私情事不要你管尤書辦道這又胡說了你不過是想騙他也不是這個騙法蕭金鉉道我們大家拿出幾錢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那龍三那裏肯去大家正講着道人又走進來說道

司裏董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說着
董書辦同金東崕走進房來東崕認得龍三一
見就問道你是龍三你這狗頭在京裏拐了我
幾十兩銀子走了怎麼今日又在這裏粧這個
模樣分明是騙人其實可惡叫跟的小子把他
的鳳冠抓掉了衣服扯掉了趕了出去龍三見
是金東崕方纔慌了自己去了鳳冠脫了衣服
說道小的在這裏伺候金東崕道那個要你伺
候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改日我勸他賞你些

銀子作個小本錢倒可以你若是這樣胡鬧我
卽刻送到縣裏處你龍三見了這一番纔不敢
開謝了金東崖出去了僧官纔把衆位拉到樓
底下從新作揖奉坐向金東崖謝了又謝看茶
的捧上茶來喫了郭書辦道金太爺一向在府
上幾時到江南來的金東崖道我因近來陪累
的事不成話說所以決意反舍到家小兒僥倖
進了一個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雖然真的
假不得却也丟了幾兩銀子在家無聊因運司

荀老先生是京師舊交特到楊州來望他一望承他情薦在匣上送了幾百兩銀子董書辦道金太爺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金東崖道不知道荀大人怎的董書辦道荀大人因貪贓拏問了就是這三四日的事金東崖道原來如此可見旦夕禍福郭書辦道尊寓而今在那裏董書辦道太爺已是買了房子在利涉橋河房衆人道改日再來拜訪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名三位俱各說了金東崖道都是名下先生小

弟也注有些經書容日請教當下陸陸續續到了幾十位客落後來了三個戴方巾的和一箇道士走了進來衆人都不認得內中一個戴方巾的道那位是季恬逸先生季恬逸道小弟便是先生有何事見教那人袖子裡拿出一封書子來說道季葦兄多致意季恬逸接着折開同蕭金鉉諸葛天申看了纔曉得是辛東之金寓劉郭鐵筆來霞士便道請坐四人見這裏有事就要告辭僧官拉着他道四位遠來請也請不

至便桌坐坐斷然不放了去四人只得坐下金東崖就問起荀大人的事來可是真的郭鐵筆道是我們下船那日拿問的當下唱戲吃酒吃到天色將晚辛東之同金寓劉趕進城在東花園庵裏歇去這坐客都散了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次日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開圖書店季恬逸這三個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個經摺每日賒米賣菜和

酒吃一日要吃四五錢銀子文章已經選定叫了七八個刻字匠來刻又賒了百十桶紙來准脩刷印到四五個月後諸葛天申那二百兩多銀子所剩也有限了每日仍舊在店裏賒着吃那日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閑走季恬逸道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到欠下這些債將來這個書不知行與不行這事怎處蕭金鉉道這原是他情願的事又沒有那個強他他用完了銀子他自然家去再討管他怎的正說着諸葛

天申也走來了兩人不言語了三個同步了一
會一齊回寓却迎着一乘轎子兩擔行李三個
人跟着進寺裏來那轎揭開簾子轎裏坐着一
個帶方巾的少年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那
轎來的快如飛的就過去了諸葛天申道這轎
子裏的人我有些認得他因趕上幾步扯着他
跟的人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是天長
杜十七老爺諸葛天申回來同兩人暖着那轎
和行李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

諸葛天申向兩人道方纔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我認得他是我們那邊的名士不知他來做甚麼我明日去會他次日諸葛天申去拜那裏回不在家一直到三日纔見那杜公孫來回拜三人迎了出去那正是春暮夏初天氣漸暖杜公孫穿着是鶯背色的夾紗直綴手搖詩扇腳踏絲履走了進來三人近前一看面如傅粉眼若點漆溫恭而雅飄然有神仙之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

的才子進來與三人相見作揖讓坐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姓名籍貫自己又說道小弟賤名倩賤字慎卿說過又向諸葛天申道天申兄還是去年考較時相會又早半載有餘了諸葛天申向二位道去歲申學臺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杜申卿笑道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蕭金鉉道先生尊府江南王謝風流各郡無不欽仰先生